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建二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小品優婆離經第十七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那難陀在波婆離捺林爾時長苦行尼捷中後徬徬往詣佛所共相

建二

問訊却坐一面於是世尊問曰苦行尼捷親子施設幾行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捷親子不為我等施設於行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但為我等施設於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世尊又復

問曰苦行尼捷親子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我尊師尼捷親子為我等輩施設三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罰口罰及意罰也世尊又復問曰苦行云何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耶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我等身罰異口罰異意罰異也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此三罰如是相似尼捷親子施設何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為身罰口罰為意罰耶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此三罰如是相似我尊師

尼捷親子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世尊又復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長苦行尼捷答曰瞿曇身罰最重世尊復再三問曰苦行汝說身罰為最重耶長苦行尼捷亦再三答曰瞿曇身罰最重於是世尊再三審定長苦行尼捷如此事已便默然住長苦行尼捷問曰沙門瞿曇施設幾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爾時世尊答曰苦行我不施設罰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我但施設業

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長苦行尼捷問曰瞿曇施設幾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施設三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業口業及意業也長苦行尼捷問曰瞿曇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耶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身業異口業異意業異也長苦行尼捷問曰瞿曇此三業如是相似施設何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為身業口業為意業耶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此三業如是相似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令不行

惡業不作惡業身業口業則不然也長苦行  
尼捷問曰瞿曇施設意業為最重耶世尊又  
復答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也長苦行  
尼捷亦再三問曰瞿曇施設意業為最重耶  
世尊亦再三答曰苦行我施設意業為最重  
也於是長苦行尼捷再三審定世尊如此事  
已即從座起繞世尊三匝而退還去往詣尼  
捷親子所尼捷親子遙見長苦行尼捷來即  
便問曰苦行從何處來長苦行尼捷答曰我  
從那難陀波婆離捺林沙門瞿曇處來尼捷

親子問曰苦行頗共沙門瞿曇有所論耶長  
苦行尼捷答曰共論尼捷親子告曰苦行若  
共沙門瞿曇有所論者盡為我說我或能知  
彼之所論於是長苦行尼捷共世尊有所論  
者盡向彼說尼捷親子聞便歎曰善哉苦行  
謂汝於師行弟子法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  
隱無畏成就調御遠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  
露界自作證成就遊所以者何謂汝向沙門  
瞿曇施設身罰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  
業口罰不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

是時優婆離居士與五百居士俱集在衆中  
又手向尼捷親子於是優婆離居士語長苦  
行尼捷曰尊已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  
耶長苦行尼捷答曰居士我已再三審定沙  
門瞿曇如此事也優婆離居士語長苦行尼  
捷曰我亦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  
已隨所牽挽猶如力士執長髦羊隨所牽挽  
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  
已隨所牽挽猶如力士手執毛裘抖擻去塵  
我亦如是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

已隨所牽挽猶如酤酒師酤酒弟子取漉酒  
囊著深水中隨意所欲隨所牽挽我亦如是  
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所牽  
挽猶如象王年滿六十而以憍傲摩訶能伽  
牙足體具筋力熾盛力士將去以水洗髀洗  
脊洗脇洗腹洗牙洗頭及水中戲我亦如是  
能至再三審定沙門瞿曇如此事已隨其所  
洗我往詣沙門瞿曇所共彼談論降伏已還  
尼捷親子語優婆離居士曰我亦可伏沙門  
瞿曇汝亦可也長苦行尼捷亦可也於是長

苦行尼捷白尼捷親子曰我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尼捷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優婆離居士再三白尼捷親子曰我今往詣沙門瞿曇所共彼談論降伏已還尼捷親子亦再三答曰汝可速往我亦可伏沙門瞿曇

汝亦可也長苦行尼捷亦可也長苦行尼捷復再三白曰我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尼捷親子語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優婆離居士汝去隨意於是優婆離居士稽首尼捷親子足繞三匝而去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

面問曰瞿曇今日長苦行尼捷來至此耶世  
尊答曰來也居士優婆離居士問曰瞿曇頗  
共長苦行尼捷有所論耶世尊答曰有所論  
也優婆離居士語曰瞿曇若共長苦行尼捷  
有所論者盡為我說若我聞已或能知之於  
是世尊共長苦行尼捷有所論者盡向彼說  
爾時優婆離居士聞便歎曰善哉苦行謂於  
尊師行弟子法所作智辯聰明決定安隱無  
畏成就調御逮大辯才得甘露幢於甘露界  
自作證成就遊所以者何謂向沙門瞿曇施

設身罰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罰不  
然意罰最下不及身罰極大甚重彼時世尊  
告曰居士我欲與汝共論此事汝若住真諦  
者以真諦答優婆離居士報曰瞿曇我住真  
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  
世尊問曰居士於意云何若有尼捷來好喜  
於布施樂行於布施無戲樂不戲為極清淨  
極行呪也若彼行來時多殺大小蟲云何居  
士尼捷親子於此殺生施設報耶優婆離居  
士答曰瞿曇若思者有大罪若無思者無大

罪也世尊問曰居士汝說思爲何等耶優婆  
離居士答曰瞿曇意業是也世尊告曰居士  
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  
與前違則不相應居士汝在此衆自說瞿曇  
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  
論此事居士於意云何若有尼捷來飲湯斷  
冷水彼後無湯時便欲飲冷水不得冷水彼  
便命終居士尼捷親子云何說彼尼捷所生  
耶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有天名意著彼尼  
捷命終若意著死者必生彼處世尊告曰居

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  
後與前違則不相應汝在此衆自說瞿曇我  
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  
此事居士於意云何若使有人持利刀來彼  
作是說我於此那難陀內一切衆生於一日  
中斫剉建二斬截剥裂割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六  
居士於意云何彼人寧能於此那難陀內一  
切衆生於一日中斫剉斬截剥裂割割作一  
肉聚作一肉積耶優婆離居士答曰不也所  
以者何此那難陀內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是

故彼人於此那難陀內一切衆生必不能得於一日中斫剝斬截剝裂剝割作一肉聚作一肉積瞿曇彼人唐大煩勞居士於意云何若有沙門梵志來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心得自在彼作是說我以發一瞋念令此一切那難陀內燒使成灰居士於意云何彼沙門梵志寧能令此一切那難陀肉燒成灰耶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何但一那難陀何但二三四瞿曇彼沙門梵志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

心得自在若發一瞋念能令一切國一切人民燒使成灰況一那難陀耶世尊告曰居士汝當思量而後答也汝之所說前與後違後與前違則不相應汝在此衆自說瞿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共論此事世尊問曰居士汝頗曾聞大澤七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靖寂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耶優婆離居士答曰瞿曇我聞有也居士於意云何彼為誰大澤無事麒麟無事麋鹿無事靖寂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耶

優婆離居士默然不答世尊告曰居士速答  
居士速答今非默然時居士在此衆自說瞿  
曇我住真諦以真諦答沙門瞿曇但當與我  
共論此事於是優婆離居士須臾默然已語  
曰瞿曇我不默然我但思惟於此義耳瞿曇  
彼愚癡尼捷不善曉了不能解知不識良田  
而不自審長夜欺我爲彼所誤謂向沙門瞿  
曇施設身罰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口  
罰意罰而不如也如我從沙門瞿曇所說知  
義仙人發一瞋念能令大澤無事麒麟無事

麋鹿無事靖寂無事空野無事無事即無事  
世尊我已知善逝我已解我今自歸於佛法  
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  
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告曰居士汝默  
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爲善優婆離  
居士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復於世尊重加歡  
喜所以者何謂世尊作如是說居士汝默然  
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爲善世尊若我  
更爲餘沙門梵志作弟子者彼等便當持幢  
幡蓋遍行宣令於那難陀作如是說優婆離

居士爲我作弟子優婆離居士爲我作弟子然世尊作是說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勝人默然爲善優婆離居士白曰世尊從今日始不聽諸尼捷入我家門唯聽世尊四衆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世尊告曰居士彼尼捷等汝家長夜所共尊敬若其來者汝當隨力供養於彼優婆離白曰世尊我以是故復於世尊倍加歡喜所以者何謂世尊作如是說居士彼尼捷等汝家長夜所共尊敬若其來者汝當隨力供養於彼世

尊我本聞世尊作如是說當施與我莫施與他當施與我弟子莫施與他弟子若施與我者當得大福若施與他不得大福施與我弟子當得大福若施與他弟子不得大福居士我說如是施與一切隨心歡喜但施與不精進者不得大福施與精進者當得大福優婆離居士

白曰世尊願無爲也我自知施與尼捷不施  
與尼捷世尊我今再自歸佛法及比丘衆唯  
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  
乃至命盡於是世尊爲優婆離居士說法勸  
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爲彼說法勸發  
渴仰成就歡喜建二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  
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皆欲爲災  
患生死爲穢稱歎無欲爲妙道品白淨世尊  
爲彼說如是法已佛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  
柔輒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

心有能有力堪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  
世尊便爲彼說苦集滅道優婆離居士即於  
坐中見四聖諦苦集滅道猶如白素易染爲  
色如是優婆離居士即於坐中見四聖諦苦  
集滅道於是優婆離居士見法得法覺白淨  
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  
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座起爲  
佛作禮世尊我今三自歸佛法及比丘衆唯  
願世尊受我爲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  
乃至命盡於是優婆離居士聞佛所說善受

善持稽首佛足繞三匝而歸勅守門者汝等當知我今則為世尊弟子從今日始諸尼捷來莫聽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尼捷來者當語彼言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須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於是長苦行尼捷聞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入長苦行尼捷聞已往詣尼捷親子所白曰尊此是我本所說尼捷親子問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說耶長苦行尼捷答曰尊我本所說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健二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尊優婆離居士今已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已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尼捷親子語曰苦行若

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長苦行尼捷復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說者尊自可往亦可遣使於是尼捷親子告曰苦行汝可自往詣彼看之為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耶為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耶長苦行尼捷受尼捷親子教已往詣優婆離居士家守門人遙見長苦行尼捷來而作是說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則不聽諸尼捷入

門唯聽世尊四眾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長苦行尼捷語曰守門人我不用食長苦行尼捷知此事已奮頭而去往詣尼捷親子所白曰尊此是如我本所說尼捷親子問曰苦行何者是汝本所說耶長苦行尼捷答曰尊我本所說不欲令優婆離居士往詣沙門瞿曇所所以者何沙門瞿曇知幻化呪能呪化作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恐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尊優婆離

居士今已受沙門瞿曇化化作弟子已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沙門瞿曇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尼捷親子告曰苦行若優婆離居士受沙門瞿曇化作弟子者終無是處若沙門瞿曇受優婆離居士化作弟子者必有是處長苦行尼捷白曰尊若不信我所說者願尊自往於是尼捷親子與大尼捷衆五百人俱往詣優婆離居士家守門人遙見尼捷親子與大尼捷衆五百人俱來而作是說尊者優婆離居士今受佛化化作弟子

則不聽諸尼捷入門唯聽世尊四衆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入若欲得食者便可住此當出食與尼捷親子語曰守門人我不用食但欲得見優婆離居士守門人語曰願尊住此我今入白尊者優婆離居士彼守門人即入白曰居士當知尼捷親子與大尼捷衆五百人俱住在門外作如是語我欲得見優婆離居士優婆離居士告守門人汝至中門敷設牀座設訖還白我守門人受教往至中門敷設牀座訖還白曰居士當知敷牀

已訖唯願居士自當知時優婆離居士將守門人往至中門若有牀座極高廣大極淨好敷謂優婆離居士本施尼捷親子所令坐者優婆離居士自處其上結跏趺坐告守門人汝出往至尼捷親子所作如是語尊人優婆

建二

十二

人俱入而作是語尊人有座欲坐隨意尼捷親子語曰居士汝應爾耶自上高座結跏趺坐與人共語如出家者學道無異優婆離居士語曰尊人我自有物欲與便與不與便不與此座我有是故我言有座欲坐隨意尼捷親子敷座而坐語曰居士何以故爾欲降伏沙門瞿曇而反自降伏來猶如有人求眼入林而失眠還如是居士欲往降伏沙門瞿曇反為沙門瞿曇所降伏來猶如有人以渴入池而反渴還居士亦然欲往降伏沙門瞿曇

而反自降伏還居士何以故爾優婆離居士  
語曰尊人聽我說喻慧者聞喻則解其義尊  
人譬一梵志有年少婦彼婦懷妊語其夫曰  
我今懷妊君去至市可為兒買好戲具來時  
彼梵志語其婦曰但令卿得安隱產已何憂  
無耶若生男者當為卿買男戲具來若生女  
者亦當為買女戲具來婦至再三語其夫曰  
我今懷妊君去至市速為兒買好戲具來梵  
志亦至再三語其婦曰但令卿得安隱產已  
何憂無耶若生男者當為卿買男戲具來若

生女者亦當為買女戲具來彼梵志者極憐  
念婦即便問曰卿欲為兒買何戲具婦報之  
曰君去為兒買獼猴子好戲具來梵志聞已  
往至市中買獼猴子戲具持還語其婦曰我  
已為兒買獼猴子戲具來還其婦見已嫌色  
不好即語夫曰君可持此獼猴戲具往至漆  
家漆作黃色令極可愛擣使先生梵志聞已  
即時持此獼猴戲具往至漆家而語之曰為  
我漆此獼猴戲具作好黃色令極可愛擣使  
先生爾時漆家便語梵志獼猴戲具漆作黃

色令極可愛此可爾也然不可擣使光澤生  
於是染家說此頌曰

獼猴忍受色 不能堪忍擣 若擣則命終

終不可椎打 此是臭穢囊 獼猴滿不淨

尊人當知尼捷所說亦復如是不能堪忍受

他難問亦不可得思惟觀察唯但染愚不染

慧也尊人復聽猶如清淨波羅捺衣主持往

至於彼染家而語之曰為染此衣作極好色

令可愛也亦為極擣使光澤生彼時染家語

衣主曰此衣可染作極好色令可愛也亦可

極擣使光澤生於是染家說此頌曰

如波羅捺衣 白淨忍受色 擣已則柔輒

光色增益好

尊人當知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亦復

如是極能堪忍受他難問亦快可得思惟觀

察唯但染慧不染愚也尼捷建二親子語曰居士

為沙門瞿曇幻呪所化優婆離居士語曰尊

人善幻化呪極善幻化呪尊人彼幻化呪令

我父母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及其妻子

奴婢作使那難陀國王及一切世天及魔梵

沙門梵志從人至天令彼長夜得利饒益安  
 隱快樂尼捷親子語曰居士舉那難陀知優  
 婆離居士是尼捷弟子今者竟為誰弟子耶  
 於是優婆離居士即從坐起右膝著地若方  
 有佛又手向彼語曰尊人聽我所說

雄猛離愚癡 斷穢整降伏 無敵微妙思  
 學戒禪智慧 安隱無有垢 佛弟子婆離  
 大聖修習已 得德說自在 善念妙正觀  
 不高亦不下 不動常自在 佛弟子婆離  
 無曲常知足 捨離慳得滿 作沙門成覺

後身尊大士 無比無有塵 佛弟子婆離  
 無疾不可量 甚深得牟尼 常安隱勇猛  
 住法微妙思 調御樂不戲 佛弟子婆離  
 大龍樂住高 結盡得解脫 應辯才清淨  
 慧生離憂感 不還有釋迦 佛弟子婆離  
 正法禪思惟 無有燒清淨 常笑無有恚  
 樂離得第一 無畏常專精 佛弟子婆離  
 七仙無與等 三達速得梵 淨浴如明燈  
 得息止怨結 勇猛極清澄 佛弟子婆離  
 得息慧如地 大慧除世貪 可祠無上眼

建二

十五

上士無與等	御者無有志	佛弟子婆離
斷望無上善	善調無比御	無常上歡喜
無疑有光明	斷慢無上覺	佛弟子婆離
斷愛無比覺	無煙無有熾	如去為善逝
無比無與等	名稱已逮正	佛弟子婆離
此是百歎佛	本未曾思惟	優婆離所說
諸天來至彼	善助加識辯	如法如其父
尼捷親子問	佛十力弟子	
尼捷親子問曰居士汝以何意稱歎沙門瞿		
曇耶優婆離居士報曰尊人聽我說喻慧者		

聞喻則解其義猶善髮師髮師弟子採種種  
華以長綖結作種種鬘如是尊人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有無量稱歎我之所尊以故稱歎  
說此法時優婆離居士遠塵離垢諸法法眼  
生尼捷親子即吐熱血至婆和國以此惡患  
尋使命終佛說如是優婆離居士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音釋

牽挽武速苦堅切引也挽也

衣抖擻切抖擻舉振之貌

也謂流去滓也骨髀股部禮切

囊奴當切袋也脊資昔切脇業

下切坐剝千財切也剝割居曷切

與談同切

髮長毛也表巨鳩

瀉酒囊瀉盧谷

十六切也割也

烱烱

烱烱

烱烱

烱烱